影响会话自我修正的隐性因素——面子

颜 晓 华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文章拟运用 Brown和 Levinson提出的面子理论及国外关于话语修正的理论成果作指导,立足于国内已有的研究现实,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围绕内容修正、恰当修正、错误修正和重新措辞修正四种会话自我修正类型,通过实例分析来探讨在社会交往中,面子这种隐性因素对会话自我修正的影响。

[关键词] 自我修正; 面子; 隐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3-0090-04

修正是会话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人类对于语言非流利性产出现象的探索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人们发现,人类自然语言的输出并非通顺流畅或准确无误,而是充满着迟疑、停顿、重复、沉默、修正等非流利的语言现象。1977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Schegloff E. A. 等发表了《会话修补结构的自我纠正优先》一文,标志着会话修正研究的开始。此后二十多年里,众多语言学家如 Kasper[1], Levelt和 Cutler[2], Norrick[3], Gass和 Varonis[4]等对会话修正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使其成为会话分析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会话自我修正的概念及研究概述

在日常交际过程中,说话者总是在不断地监控自己的言语行为,即时检查自己的言语是否准确传达了要表达的意思。如果发现自己的言语表达不够恰当或者出了差错,就会主动进行纠正,这就是自我修正(self-repair),它常发生在错误发生后一段很短的时间内[5]。Schegloff[6]注意到,在正常会话中,人们偏好以自我修正(self-repair)的方式来修补会话中出现的问题。自我修正不仅是改正错误,还包括信息的补充和恰当性的调整。常用的自我修正方法有:重复、插入、替换、重组。Komos[7]从类型上将自我修正分为四种即:内容修正、恰当修正、错误修正和重新措辞修正。Ian Hutchby&Robin Wooffitt[8]从形式上将自我修正划分为自我诱发的自我修正和他人诱发的自我修正。Schegloff[6], Elizabeth Keating[9], Alessandro Duranti[10]则着重研究了自我修正出现的位置,共有四种:(1)在同一话轮结构单元之内;(2)在下一个可能转换话轮的地方;(3)在其它说话人的下一个轮次;(4)在远离失误源的第三序列位置上。

作为会话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对话语修正现象的研究也日渐深入。除介绍、评价、综述会话修正在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外,国内的研究者们也开始尝试通过对不同类型语篇中的会话语料的实证分析来研究二语学习者的会话修正模式及特征,如胡敏对英语学习者的自我修正意识进行了探讨[11];杨柳群发现英语水平差异对学生自我修正的频率、类型及结构方面存在影响[12];文秋芳、庄一琳则着重研究了高水平英语学习者的口语自我纠错能力[13];姚剑鹏介绍和综述了1970年以来国外话语研究界对会话自我修补策略、修补提示、修补分类、内部结构和定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4];易利认为不同语境中的话语方式、话语范围和话语基调这三个变量是导致自我修正模式和频率产生差异的因素[15];赵晨利用课堂会话语料库分析了英语课堂会话中修正模式如何影响学生的输出及课堂会话修正活动如何体现教师的中介作用[16]等等。目前,大多数研究比较关注影响会话自我修正的显性因素。然而,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表达自我的交际手段,会话的过程也会牵涉到除语言之外的方方面面,在看似外显的因素之中也有许多的内隐因素在起作用,它们同样会对会话产生影响。本文试图利用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在 Brown和 Levinson的面子理论指导下,围绕会话自我修正的四种类型,通过实例分析来探讨在社会交往中,面子这种隐性因素对会话自我修正所产生的影响。

二 面子理论

以 Sacks为首的社会学家认为会话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因此会话中的自我修正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有其社会因素。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要受到一些社会规则的制约,其中,维护相互的面子以达到和谐自尊的相处是决定自我修正的关键原因。面子(face)一词由美国社会学家 Erving Goffman于1955年提出。他认为面子是社会交往中人们有效

[收稿日期] 2009-03-22
[作者简介] 颜晓华(1968-),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地为自己赢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是个人的自我体现。Brown和 Levinson[17]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子理论(The Face Theory),进而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积极面子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赞同、喜爱、欣赏和尊敬,在交际时通常表现为同意对方的意见,支持对方的观点,向对方表示赞赏和恭维等,倾向于表示出对对方的认同以拉近社交距离。消极面子则指个人有自主的自由,不愿迁就别人或受到干预而使自己丢面子。它强调个人的权利至少不全部受其所属群体价值观念的约束,倾向于表达个人的特征而强调与他人的距离。

Faerch和 Kasper[18]认为,含有话语错误的语段是一种面子威胁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对这种话语错误所进行的自我修正是为了恢复面子。White[19]也提出,通过对话语错误的修补,人们意欲建立和维持和睦,避免面子威胁,增加与听者的一致程度。因此,在会话中我们会努力地维护他人的积极面子,这表现在友好相待,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肯定和赞许他人,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我们也会努力地维护自己的消极面子。这表现在希望凸显自己的思想和特色,不愿意被别人反驳或干预。非常注意自己说话的权威性和精确性,希望得到听话者的尊重和认可而不是被质疑或修正。而且,说话者希望自己的话语权得到保障,不被干涉,尤其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不留话柄给别人,不给他人修正的机会。一旦被他人纠错便觉得面子受到威胁。因此,在说话过程中,说话人必须对自己的话语进行监控,发现错误立即自我修正。而作为听话者,我们会非常耐心地听完对方的叙述,而不会在一发现说话者错误时就急于马上打断对方。即使有机会更正,也很少直接指出,而往往通过言语行为如使用 well, oh, ok, but, I mean, you know、what, let me see或"噢"、"嗯"、"你知道"、"要我说"、"我的意思是"、"据我所知"等修正标记语,非言语行为如眼神、手势、沉默、停顿、疑问的表情等方式来自我修正或提醒对方进行自我修正。

三　会话自我修正实例分析

(一)内容修正(information repair):通过语言的重复输出,对已经表达或尚未表达出来的信息内容进行自我修正,包括相同内容的修正和不同内容的修正。

例 1: Oh, Mr White. Could we, when you give us our papers back, er, and and give us titles——could we sort of meet or something? Because you know, there might be questions we want to ask.[20]

这是一个学生对老师提出的请求。说话人通过使用不确定的语言"sort of", "there might be",重复运用一般疑问句"Could we…?"使话语中充满着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之情。同时,又通过插入"you know"对前面所说的话"Could we sort of meet or something?"进行不同内容的自我修正和进一步的补充说明。通过采取消极礼貌策略,学生既委婉而礼貌地提出了要求,又给予了老师自我决策的权利,从而维护了老师的消极面子。

日常会话中,人们在就同一事物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时,常常会使用赞同原则,即使双方的分歧减至最小限度,使双方的一致增至最大限度来避免尴尬和冲突,满足对方的积极面子需求。

例 2 A: I thought the film was good tonight.

B: Yes, quite good. I mean, most of the parts. But some parts were rather boring, don't you think so?[21] 71-73

例 3 A: 我这件衣服不错吧。

B: 嗯,款式不错,不过颜色深了点儿。[21] 71-73

上述两例中,说话人 A和 B分别就同一件事情——所看电影和所买衣服发表见解。B对 A的看法并不完全赞同,但为了避免坦白直言的尴尬,B首先用"Yes"和"嗯"来表示附和,给予对方肯定,然后才用"But"和"不过"转折,对会话进行相同内容上的修正,从而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既保全了对方的面子,避免了正面冲突,同时也体现出说话者的修养和气质,从而建立起良好的人际交往。

(二)恰当修正(appropriateness repair):用恰当的表达方式替代当前表达方式以消除歧义、使表达更加精确或保持前后连贯。

例 4 A: And I'm going to make my own paintings.

B: Um.

A: And— or I mean my own frames.

B: Yeah.[22]

例 4中,说话人 A在说出了 my own paintings之后,自我意识到自己所提供的信息存在含糊不清或错误的成分。为了消除误解、澄清误听,接着,A用 I mean作为修正标记语进行自我补充说明或澄清。听话人 B为了不打断会话,并未进行任何插话,而只用了 Um和 Yeah两种语气词含蓄地提出质疑,目的在于留出时间让对方思考、补充。这样,说话人不会因为没有表述清楚而难为情,听话人也不会因为急于对他人的失误进行更正而显得无礼,双方都保留了面子。

例 5 A:你下午去图书馆吗?

B:嗯……

A:我的意思是,你如果去图书馆,就顺便帮我续借一下卡上的书。

B:行啊,没问题[23]。

例 5是一个由他人诱发的自我修正。会话的一方 B用"嗯"一词表达了多重意思:(1)对 A的话表示肯定和认可;(2)作为威胁到对方面子时的缓和语;(3)提示对方信息不足。A马上意识到对方并没有领会自己问话的意思,于是立即用"我的意思是"对前边的话作了恰当的自我修正,消除了对方的疑惑,双方的交际达到了目的。

(三)错误修正(error repair):指说话者修正自己话语中的失误,包括语音、词汇、形态、句法及语序方面的错误。

错误修正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80年以后,会话分析被应用于二语习得领域。运用修正的概念来分析非本族语说话者的交际行为尤其是课堂言语行为成了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Nooteboom在分析了 Meringer的口语语料库后,发现说话者 75%的语音错误和 53%的词汇错误均由本人修正[24]。当二语学习者犯错误时,一方面,他们想维护自己的积极面子,即希望得到教师的赞赏和鼓励;另一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方面,他们又想维护自己的消极面子,即不愿意受到教师或同伴过多的干涉而影响自信心。因此,在二语课堂的师生话语互动中,教师多倾向于使用隐含性反馈语(implicit corrective feedback),采用他人诱发的自我修正来引导学生主动输出、以减轻认知压力,避免使学生尴尬,影响积极的学习情绪。如例6中,教师通过使用疑问句,多次的重复,协商的语气一步一步地诱导学生自我修正了单词"bread"的发音错误。

例6:(Discussing the favorite food)(A:学生 B:教师)

A: I like /breid/.

B: You like what?

A: /breid/.

B: /breid/, /breid/, what's the /breid/?

A: B-r-e-a-d

B: B-r-e-i-d?

A: B-r-e-a-d, oh, the /bred/.

B: Oh, /bred/.

(四)重新措辞修正(rephrasing repair):说话人刚刚结束原以为清晰、正确、自然的话语,立即意识到已表达的信息在精确度、清晰度、连贯性及语用等方面存在不妥之处,于是放弃原来的表达方式,在基本保留原信息内容的前提下,通过使用新的措辞来进行自我修正,以消除歧义,使自己的表达更加准确,更有说服力。如:

例7:吴霭珍:对不起,这个请你收回去。

曹万山:吴校长,您这是干吗?哪有送出去的东西又往回收的。

吴霭珍:可这礼送得太重了。

曹万山:噢,这是你和李市长半年的红利,你就放心收下吧,不会烫手的。(电视电影文学:《生死抉择》)

人与人之间讲人情,顾脸面,重礼节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对中国人来说,顾面子、给面子、讲情面是建立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气氛的必不可少的交际策略。例6中,曹万山利用话语标记语"噢"对其所说的"送出去的东西"和吴霭珍所说的"礼"同时进行了自我修正和他人修正(other-repair)。如果将"送出去的东西"说成是"礼"的话,吴霭珍的行为就是受贿。而重新措辞修正之后用"红利",一方面,曹万山可以正大光明地送礼,另一方面,吴霭珍也可以合情合理地收礼了,这样双方都有了台阶下,也就保全了双方的自尊和面子。

例8:白大爷:我二弟也是,人家那个大格格是还没出嫁的大姑娘,他给人家看成了喜脉。

贝勒爷:(猛的抬起头,吃惊,沉默,害怕)喜脉?真的假的?

白大爷:你着什么急啊?真的假的,也说不清楚。按说不是啊,人家一个大姑娘。(电视剧《大宅门》)

对话中,当白大爷发现贝勒爷对自己所带来的消息感到非常困窘和不悦时,他赶紧通过重复前者的话"真的假的"巧妙地接过话轮,用"按说不是啊,人家一个大姑娘"对"喜脉"进行了措辞上的修正,以此来减少对方心中的不快,降低对对方的面子威胁。

运用重新措辞修正也可使话语变得婉转温和,能避免因使用卑俗、刺耳或不礼貌的字眼给人带来的不愉快。如例9中,说话人A为避免再次使用steal一词,改用"…he really needs to learn how to respect the property rights of others"。

例9:A: Tom was caught in a supermarket again by the police yesterday.

B: Oh, what happened?

A: He tried to steal a wallet from a lady. You know, he really needs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to say, he really needs to learn how to respect the property rights of others.

此外,会话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势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自我修正。处于相对高的社会地位或拥有权势的人掌握着会话的主动权,他们倾向于挑剔别人的错误而自恃自己正确,因此修正别人的错误多而自我修正少。在医生和患者,法官和犯人,教师和学生,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会话中,前者总是不断地纠正后者的错误,后者则在说话中小心谨慎,一旦发现自己的错误总是认真监控及时纠正,所以社会地位低的说话者自我修正的频率相对来说比较高。

四 结语

以上我们分析了面子这种隐性的、潜在的因素对话语自我修正所产生的种种影响。通过以上实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话语的自我修正具有维护面子的作用,而维护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的面子可以有效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使话语得体礼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融洽和谐。因此,在人际交往中,我们不但要注意会话场合,谈论的话题、年龄、性别这些显性的因素对会话双方的交际所产生的影响,而且更要留心因交际双方的权势,距离,关系亲密度、社会地位、以及文化背景等隐性因素对会话双方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因为在实际交际中,显性因素与隐性因素总是相互联系,紧密交织,共同起作用而影响话语的自我修正。

[参考文献]

[1] Kasper, G. Repair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85(7): 200-215.

[2] Levelt, W. J. M., and A. Cutler. Prosodic Marking in Speech Repair[J]. Journal of Semantics, 1983(2): 205-217.

[3] Norrick, N. R. On the Organization of Corrective Exchange in Conversa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1(16): 59-83.

[4] Gass, S. and E. M. Varonis. Incorporated Repairs in Non-native Discourse[A]. In M. R. Eisenstein (ed.) The Dynamic Interlauguage: Empirical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Variation[C]. New York, London: Plenum Press, 1985.

[5] Postma, A. Detecttion of Errors during Speech Production: A Review of Speech Monitoring Models. Cognition, 2000.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77: 97- 131.
[6] Schegloff, E. A., G. Jefferson & H. Sacks. The Preference for Self- correc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Repair in Conversation[J]. Language, 1977, 53(2): 361- 382.
[7] Kormos, J. 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Monitoring Second Language Speech Production [J]. Language Learning, 2000(50): 343- 384.
[8] Ian Hutchby and Robin Wooffitt. Conversation Analysis [M]. Polity Press, 1998.
[9] Elizabeth Keating. Correction/Repair as a Resource for Co- construction of Group Competence[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3(3): 411- 423.
[10] Alessandro Duranti. Linguistic Anthropolog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 胡　敏. 论英语学习者的自我修正意识[J]. 孝感学院学报, 1996(3).
[12] 杨柳群. 英语水平对英语学生口误自我修正行为的影响[J]. 山东外语教学, 2002(4): 74- 76.
[13] 文秋芳, 庄一琳. 对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口语自我纠错能力的研究[J]. 外语界, 2005(2): 33- 51.
[14] 姚剑鹏. 对会话自 我修补的研究[J]. 当代语言学, 2008(2): 147- 157.
[15] 易　利. 会话自我修正优先的语境因素[J].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2007(1): 122- 127.
[16] 赵　晨.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课堂会话中的修正片段研究[J]. 现代外语, 2004(11): 402- 409.
[17] Brown, P. and S. Levin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s[M] [J]. Cambridge: Cup, 1987.
[18] Faerch C. and G. Kasper. Phatic, Metalingual and Metacommunicative Functions in Discourse: Gambits and Repairs in N. E. Enkvist, ed. Inproanptu Speech: A Symposium. Abo: Abo Akademic Foundation, 1982: 71 - 103.
[19] White, R. Back Channeling, Repair, Pausing and Private Speech[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7(18): 314 - 344.
[20] 潘丽群. 论模糊语言与礼貌原则[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05(6): 107- 108.
[21] 黄佩琦. 英汉礼貌原则比较分析[J]. 南通工学院学报, 2004(12): 71- 73.
[22] 王晓燕. 会话偏误修补模式与特征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5): 42- 46.
[23] 冉永平. 话语标记语 well的语用功能[J]. 外国语, 2003(3): 58- 64.
[24] Levelt, W. J. M.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9.

Influence of the Invisible Factor

——Face on Self- repair in Conversation

YAN Xiao- hua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Brown and Levinson's Face Theory and based on the studies on self- repair in convers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the invisible factor- - - face on self- repair in conversation from a social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ypical examples are provided to analyze the four types of self- repair: information repair; appropriateness repair; error repair and rephrasing repair.

Key words　self- repair;　face;　invisible factor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